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六十九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七

宋七

楊修

石延年

劉潛

蘇舜欽

黃元

楊蟠

石介

劉養叟

黃質

尹源

黃注

黃鑑

顏太初

文學典第六十九卷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七

宋七

楊修

按宋史文苑傳修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
真宗東封詔舉修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
調秦州司理參軍員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
告其罪貶通州中道亡至京師叩登聞鼓訴冤不報
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迎母至京師開出遊勾以給

善久之補顯州文學參軍從嘉州明道中辛修慨則
介好論斤時病識請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衆
知白守筆筆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修作記
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修爲善且求數名
於記修校金庭下趨美去郡士謝之絕不受且曰吾
家詔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幸相欲徵修
且將用爲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自負輿以葬日誦
孝經喪記不復浮屠爲佛事自五代文獻初神廟
始爲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蘇天下學者靡
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蘇欽兄弟多從之
遊修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我參軍
處曆中頗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等數十百集
爲三卷

按東軒筆錄文章隨時風氣感通已後文力衰弱
無復氣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削之修性
福罕少舍初任海州參軍以氣度過剛遂爲摺摺別
籍案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過詩自叙其詳後遇赦
釋放流落江外賦命窮薄得錢帛即還家或欲病
費竭然後已足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氣
工錄致印數百帙攜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
數輩至其肆未許償值先買揭揭開修就手索取願
目謂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
其什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 一節

石介

按宋史儒林傳介字延年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
鄆州南京推官爲學有志尚舉善疾惡喜登名過事
奮然敢爲御史臺學爲主簿未至以請教言不省求

五代及諸儒國後爲鎮南軍書記代丙邊官爲
嘉州軍事判官父丁母憂歸梓山下去隱久之未
葬者七十歲以易教授於家鄉人號介復探先生人
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修此益盛介爲
文有氣貫雲霓之勢其爲文者爲靈樞經此益盛介
去此三者乃可以有文又善書畫任職使復奪之以
女招初時無所諱諱杜衍韓琦富弼太中中允直
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陞樞密使復奪之以
衍代章得象吳資賢呂頤浩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
政歐陽修余堯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自曰此盛事
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
三年三月皇帝親臨出關關晨生太極蓋開關關
躬覽英賢手銀螭捧大登風雲從龍六合如乾之動
如雷之發昆蟲諸國極極咸通明道初天地嘉吉
初聞皇帝登極言曰子祖子父付子大業子恐失繁
寶輅轉帝得珠球車轡寶蓋密君相子久子嘉君伐
君仍相子笙鑄斯協昌朝備者學問治洽與子論政
傳以經術成政二相庶績咸熙惟汝仲淹汝誠子蔡
太后乘勢湯湯火熱汝時小臣危言屢舉爲子司諫
正子門闥爲子京兆聖子謹說既叛子夏付子式選
六月而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時小臣危言屢舉爲子
故不古之乎朕得卿子京兆聖子謹說既叛子夏付
以道輔子密言深切而不害卿自告訓誨官一年
疏奏大國臣辭微忠竭力進竭忠士卒不爲校校
放臣大國臣辭微忠竭力進竭忠士卒不爲校校
民得食餉沙礫萬民死生一節視卿之爲爲初創製
親觀之心儀金體體龍名大臣以調弄渴渴辭不受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六十九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七

宋七

楊修

石介

劉義

蘇舜欽

黃元

楊蟠

黃鑑

顏太初

宋七

楊修

石介

劉義

蘇舜欽

黃元

楊蟠

黃鑑

顏太初

宋七

楊修

文學典第六十九卷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七
宋七
楊修
石介
劉義
蘇舜欽
黃元
楊蟠
黃鑑
顏太初

善人之補綴州文學參軍從蘇州明道中辛修性剛
介好論斤時病識識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衆
知白守志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修作記
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修爲善且求數名
於記修校金庭下想美去郡士謝之絕不受且曰吾
室謝公乃爲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宰相欲徵修
且將用爲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自負輿以葬日誦
孝經喪記不復浮屠爲佛事自五代文獻初神廟開
始爲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價之辭天下學者靡
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
遊修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我參軍
處曆中頗無播訪得所著詩書序記等數十百集
爲三卷
按東軒筆錄文章隨時風感咸通已後文力衰弱
無復氣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削之修性
福罕少舍初任海州參軍以氣度過剛遂爲摺摺別
籍索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過詩自叙其詳後遇赦
釋放流落江外賦命窮薄得錢帛即還家或欲病
費竭然後已足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氣
工錄致印數百帙攜入京相問寺設肆賣之有僧生
數輩至其肆未許償值先買揭揭開修就手索取願
目謂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
其什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 一節

五代及諸儒國後爲鎮南軍書記代官丙邊官爲
嘉州軍事判官父母喪哀痛絕食下葬五逆之未
葬者七士喪以易教授於家鄉人號介復操先生人
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修此益盛介爲
文有氣貫雲霓之勢其爲文者爲靈經世致遠爲
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臣宦官宮
女招切當時無所諱諱杜衍韓琦富弼太中中允
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陞樞密使復奪之以
衍代章得象吳質呂胡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
政歐陽修余堯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自曰此盛事
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
三年三月皇帝親臨出關關晨生太極蓋開關關
躬覽英賢手銀螭大登風雲龍六合如乾之動
如雷之發昆蟲諸國極極咸通明道初天地嘉吉
初聞皇帝聖德言曰子祖子父付子大業子恐失繁
寶輅轉帝得珠球車轡寶器密君相子久子嘉君伐
君仍相子笙鑄斯協昌朝備者學該洽與子論政
傳以經術成政二相庶績咸成惟汝仲淹汝誠子蔡
太后乘勢湯湯火熱汝時小臣危言巖巖爲子司諫
正子門闥爲子京兆聖子謹謹既叛子夏付子式選
六月而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時子卒子聞子酸
汝不古矣子時得卿子京兆聖子見子無有私焉
以道輔子卿子深切子不寧敢獨自告誦諫官一年
疏奏萬能待恩忠力竭竭馬死於義棧棧督督
放臣人其辭微悽惻將將子不其不悖幸棧棧督
民得食餉沙礫萬里死生一節視卿之痛爲初風製
親愛之心鍊金鐵鐵龍名大臣以調勞渴渴辭不受

其志甚奮惟恃淹路一襲一聖天實贊予子其就忽
逆來歸子民無幾札曰衍汝來汝子黃髮事予一見
毛亮齒豁心知今一奉敕越遠長樞府兵政無幾
予早識璋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嘗視居拔其入渾機
不施則則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物改則知予子哲
惟修惟端立則繼繼論得何誠特達誠微身軀
其志不怯嘗武大臣富遠貶謫萬里歸來則氣不折
屢進直言以補子國素相之復念忠亂者昔為御史
吳印子相素雖小官多聞予報亦嘗獻言益子之失
剛子銘慈與修儀匹苴為漢官正召在列子過波言
母帥汝否帝聖明也邪辨別舉職長擢除妖貳
衆賢之進如茅茹拔大高之去知距斯殿上倚輔密
司子訓變下顧謙謙維子紀法左右止人無行邪學
子望太平日不逾漢皇帝前位一二二年神武不殺
其狀則謂聖人不制其動如天實謂在子不失其權
恭已而南退發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
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斯惟皇帝之
德聖臣敢踏重足屏息交相教誨口惟正直母作制
僻皇帝汝端諸侯侯懷德王夫易交相告語皇帝神
明四時朝親親修臣職四夷走馬聖德失交相告
語皇帝夫武解兵修實水為國圖萬一舉聖臣備
焉諸侯畏焉四時服焉臣願皇帝壽萬萬年詩所稱
多一時名臣臣大義諸臣諫也詩且出孫復日子
禍始於此矣介不畜馬借馬而來出大臣之門頗
招宴客諸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通判濮州未
赴卒會欲往人孔直通謀反提其家得介書復東來
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許死北走契丹請發

棺以驗跡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客館以驗小事
諸官屬裝不敢各書書記諸臣願以圖報保介必
死衍探懷出奏奏示之曰老父已保介矣君年少見
義必為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皆相堂介
果走北孝義非節不然是國家無故割人承舉何以
示後世且介廷必有親屬門生會葬及柩殮之人苟
召問無異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諸於足案數
百保介已死乃免卿梓子弟義舉他州久之得還介
家故實妻子茂陳舊富強歸瑞共分奉買田以贖養
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按宋聖祖皇帝石守道學士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郡其
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獨聞其勤約因會客以
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星之類也但日半之則
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堪乎朝李齊義振振粗
獨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使以貧通王益重
之
按湘山野乘石守道分庵庵中主盟上座席價特又
之辨力振古道時序序黨為全堂之際仁宗至夏鑾
輿有玉津燈臺之幸道出上座守道前數日於首
堂出題曰請生請皇帝幸國學獻朔舍足優方中有
一賦云今國家始建十親之宅新封八大之王蓋是
年進士王宮封八大王元儼為荆王之事也守道最
典獨致於堂講生謂之曰此輩設舊海上岸提舉
場屋稍出出露尚騰誇有司恐說吾道之棄也如此
是物豈遽去不關則鼓其姓名各機以憑其擇時引退
者數十人
石延年

按宋史文苑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
遷居丹其祖學南走家於宋城延年為人典客任
氣節讀書過大略史文動健於詩最工為善書墨染
進士中不中真宗一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延年恥
不就張曰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
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大祝初金部縣有
治召用薦者通判乾寧軍徙往將軍為大諫評事館
閣校勘歷光祿大理寺丞上書章獻太后請還政天
子太后崩范諷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收延年
生與諷善落職通判海州久之為秘閣校理遷太子
中允開館閣校院書上言天下不讀戰三千餘年
詩為一書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稱用
其說命往河東募鄉兵凡得十數萬時邊將遂欲以
捍賊延年笑曰此得吾相也夫不教之兵勝性相權
若性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既不暇教
宜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書請募人使兩
廂繼及回鶻軍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年喜劇戲嘗
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
飲多以為非常人公奉美酒酒畢二人飲飲自若至
夕無酒色相拒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一仙
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者不可勝以也務
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官閣待制吳
遵路同使河東及辛道路言於朝廷特官其一子
按龍水燕談錄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安道奉
使河東既行安道書訪父思所至都縣考圖籍見守
足以前朝廷督使之意而曼卿吟詩飲酒為不為意

其志甚奮惟恃淹路一襲一聖天實贊予子其就忽
逆來歸子民無幾札曰衍汝來汝子黃髮事予一見
毛亮齒豁心知今一奉敕越遠長樞府兵政無幾
予早識璋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嘗視居拔其入渾機
不施則則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物改則知予子哲
惟修惟端立則繼繼論得何誠特達誠微身軀
其志不怯嘗武大臣富遠貶謫萬里歸來則氣不折
屢進直言以補子國素相之復念忠亂者昔為御史
吳印子相素雖小官多聞予報亦嘗獻言益子之失
剛子銘慈與修儀匹苴為漢官正召在列子過波言
母帥汝否帝聖明也邪辨別舉職長擢除妖貳
衆賢之進如茅茹拔大高之去知距斯殿上倚輔密
司子訓變下顧謙謙維子紀法左右止人無行邪學
子望太平日不逾漢皇帝前位一二二年神武不殺
其狀則謂聖人不制其動如天實謂在子不失其權
恭已而南退發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
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斯惟皇帝之
德聖臣敢踏重足屏息交相教誨口惟正直母作制
僻皇帝汝端諸侯侯懷德王夫易交相告語皇帝神
明四時朝親親修臣職四夷走馬聖德失交相告
語皇帝夫武解兵修實水為國圖萬一舉聖臣備
焉諸侯畏焉四時服焉臣願皇帝壽萬萬年詩所稱
多一時名臣臣大義諸臣諫也詩且出孫復日子
禍始於此矣介不畜馬借馬而來出大臣之門頗
招宴客諸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通判濮州未
赴卒會欲往人孔直通謀反提其家得介書復東來
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許死北走契丹請發

乞就本廟決欲飲日歸館供職願時不驗其諱曰
此必三體史人也姓而遺之
按相掌錄石曼卿嘗為酒謔仙之才也然其戲嘗出
報章者敏者失控馬驚野馬驚從吏攔扶披升陝
市人聚觀感其必大語怒曼卿徐若鸞謂取者曰賴
我是石學士也若九學士豈不破碎乎
按歐陽修石曼卿墓表云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
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曰成始以其族間
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
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修勳武而曼卿少
亦以氣自養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
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
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輒然自放醉是會輒時
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
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歲定二年二月四日
以太子中允祿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
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官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後
文簡公奏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憂然起就
之遷殿學士久之改太常寺大祝知濟州全部縣歎曰
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訖軍軍丁母永安
勸罷李氏憂服除通判水靜軍皆有能名元祐間校
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杜獻明獻太
后歸朝曼卿上書請遣殿學士其後太后崩范溫以
言見幸引者官太后事者遠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
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
書兵兵急起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
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

兄稍用其說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卿兵數十萬
曼卿奉使齎兵河東還稱旨賜餅羊羔酒天子方思
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曼卿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
笑曰此得吾病也夫不攻之其勇性相權若怯者見
敵而動則勇若亦平而酒失今或不暇放不若錄其
敢行者則人皆稱其忠也其視世事淺者不足為及
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慮遠而實其平生志舍太師
無一停於理者過人無賢愚皆盡情權及可召天下
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
氣有子濟溫大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
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室其友歐陽修表於其
墓曰嗚呼曼卿卒以道高而不小爾以今世可謂
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貴者德大則其自顧也愈重目
顧愈重則其合意難然欲與其大事立立功非待難
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驅車之人未始不負高
世之志故寧或殺身汚辱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
幸一遇知兒少施於世者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
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善其命也夫其可
哀也夫

劉義慶

按宋史儒林傳義慶字仲芳青州陽人歐陽修使
河東嘗其術試大理評事推趙州軍事推官轉昇
衛兼通大行諒憲及修唐史官修傳歷天文五行
志尋為編修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歸家
家居稱修書成崇崇文院檢討主判謝道卿并率義
慶強記多識尤精星術徽宗皇祐五年日食食時

胡瑗結鑪會而重聲響不發又陝西饑饉大饑義慶曰
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游推心腹之疾
其後仁宗累不澤又月入太微曰後官當有幾已而
報言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於昴日昴并
宗與死其事皆驗義慶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已
擇地安葬乃占庚寅以諱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
代史志劉氏輯歷春秋吳諸君

劉潛字

按宋史文苑傳潛字仲芳青州定陶人少卓犖有大
志好為古文以進士起家為淄州軍事判官嘗知蓬
萊縣代還過鄆州方某曼卿欲問得舉疾卒歸母死
潛一轡遂絕其妻復撫撫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
死於孝妻死於義同時以文學稱東京者齊州歷城
有李冠歷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訖乾寧主簿卒
有東泉集十卷

蕭賈

按宋史文苑傳賈字實之臨江軍新喻人俊邁能文
尚氣概舉進士中科為大理評事通判安南三州遷
太子中允直史館仁宗即位遷太常寺卿知禮院歷
吏部尚書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官為京東轉運
使時提舉提舉殿學士蕭道滋致嚴彈特力為不
法前後與其內侍吳淑治賈實至致之廢為民徙江東
改知洪州累遷尚書判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
所部更受賂除知饒州有無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
以明法徵召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兄兄入蜀
後同所生之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持置產下出

僞象曰若備婢也散蘭邪乃殺其所生子則訴於州
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便往者
訴之事當曰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有
實據非所部官特爲治之吏數招撫蓋齊澤州運
兵部員外郎名還選試知制誥嘗營建獻壽二皇太
后慶未及試而卒實臨事敢爲不苟合於穆初感疾
聲祿未中人召至帝所賦寒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
以此唐李賀

按史文范傳錄錢王士美參知政事錢易簡之預文有才力倜傥爲工部郎中直學士錢易簡少懷狹大志狀貌偉偉當大聖中集賢爲文多病偶對獨游欽與荆南穆修好爲古文與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襄陽縣尉王清昭監宮吏舞錢年十一請罷宮鼓錢上疏曰粗士不習鼓錢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難上而前發者無至服非然言之難不如君之屬客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王也幸陛下留聖慮臣親今歲自春徂夏兩陰晦未盡少過臆賦前書者幾於十九日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失臆聞郭中丞之所召也臣之降矣故天下臣多歸錢於刑獄之遽降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赦赦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今天意也古者罰決濫以平陽未久聞用赦故來夏之後陰去者闕決濫以平陽未久聞用赦故來夏之氣發濟於王宮宮吏甫離下獄始創是觀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燭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

[illegible]

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今西聖接統內外平戎交戰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與神寶之各有其類非齊魯之人之應古今之聖大不可恐懼也王莽安於過聽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非有非苟藏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乎深宮之中有陰謀不逞以媚道進者乎西北荒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國政以厭天心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諫鋪白災害之端以聞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憂臣世受君祿身總國命涵濡恩澤以長此舉目親心思驚但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劄直忤臺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起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權權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作臣以爲國家損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清發明部許臺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忭旬日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取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雖識可以應天惟賢人可以安民今歲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言塞天聽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網紀廢弛政政失其事其衆不可殫舉謹條大者三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後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

今民間傳陛下此下稍虛傳優獎人燕樂除節賜予過度燕樂除節賜予過度則修舊則政事不親修則度不足臣竊觀周史見祀至日視朝肝辰方罷當常侍從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奏曲詢訪小善必納美至平不豫自問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胃未厭食求衣之狀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盈溢財帛盈溢錄錄計事始無虛日計度經費一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聖物勤聽斷舍無放縱優渥近習之人習近則明雖遠之民由此災得以思天而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大明主勢於水賢而處於使使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擇擇士隨自吏部侍郎選門下侍郎平章事起十員復得十員此亦不意也惜哉初陛下肇之故且右立項在朝何以誦諸百士人或有寡識之輩虛席而聽其語言以資笑樂之處之廷輔不聞嘉謀物望其輕人惜所忽使災沴屢降而朝廷不覺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天中國宜即行嚴密別選賢才又派親爲御史中丞喬吉謂爲可選一人者皆登第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嚴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致遺選者其慎歟不敢舉揚其私恃有所言則必趨相顧說傍人觀之甚可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人

則近臣不敢爲過乃取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勞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范仲淹薦其才名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奏飲聖旨杜衍方乞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神奏飲與石班駁也劉異輒用竊故紙公能召校吏間多會賈客拱辰廉得之譏其屬周同誦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問封府劾治於是皆飲與路俱坐自是陰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而盡矣奏飲既放職寓於吳中其友人韓維言以世居京師而去鄉都下隔絕親交齊欲報書曰蒙開寶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爲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早甘無親族之情豈不似會公之望也安肯全安遂而甘於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然上下心志歸屈不聞問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引去致不測之禍得去下吏人無敢言友嫌一波共起濟濟談廢之後殆然矣已更欲寬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踐言說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相見不敢與相見如避兵戈空傍俗如此安可入居其間遂起避禍爲釣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禍也見血屬之多資人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聞聚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則開當當之與人接乎人皆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選使人人皆可也則國明則前日之事未加厭惡言喧布上下使僕自明則前日之事未

爲重也但無此事亦終日勞苦屢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慮馬僥倖日納柄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哀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悲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猶足居室寬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然而體舒放三商而暇高春面起辭院民惠之下羅列圖史翠樓以自怡悅有典則泛小月出盤閣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落草野獵足以銷憂奪陰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鴈魚留連不覺日暮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守子道好學皆欣欣然來遠復不以罪人相過誰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此較之狹爲然雖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然後爲樂今雖僞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觀成常相守耶子竊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戶觀溝洫肉糗粒虎而後以爲安所幾何其忍耶我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意難必相拆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南友朋相善安寧之時以難安相疎離子於持國外兄弟也慈難不相救又於未安之際欲以義相疎離雖古人所不能受子欲不爾慈誼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卒葬欽教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作流波亭益讀書時發憤感於歌詩其樂放於往來間人善善者酒酣落筆爭爲人所傳及滿死世尤情之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子翁爲人精悍任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尤

善讀書博飲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按東封事錄蘇軾元爲京西轉運使解于在許州舜元好遊士喜爲外官常快快不自足每語議議人生稱及七十而吾乃於許州過一年矣
尹源
按宋史文苑傳源字子漸少博學強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洙爲明辨其於有爲源自稱不矜飾有文聲即過人初以監察御史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爲奉禮部郎選太常博士應知尚書河朔新鄉三縣通判滑州時滑州劉渙妻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爲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答報呼萬歲渙斬之不爲過以此渙議臣過甚食驕驕視主將所弊非輕也渙遂獲免官唐書作渙兵第十篇上之其唐書曰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議此未極於理夫諸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亡者諸侯之議也燕趙韓彭亂身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唐時爲輕重軍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阻重難之亦不得而治焉故河北叛而聽命則天下爲難若不能逐其亂河北不叛而聽命則天下而起德宗宗世此李希烈河北不叛而聽命則天下叛於前或後叛於後也唐宗局局不夏漢發東郭兵連四面而亂不生卒成亡者田氏皇帝王承宗歸國也武宗許劉稹之叛先正二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叔以成如是百有年矣臣等專國衛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竭神靈努力不足思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亂無復倚有方鎮相從役

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舉歐而敗羅氏內附王將請盟於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僞昭之弱舉舉聚之亂而田悅莫敢守魏王武俊未嘗聚雖燕魏相均地相亂而田悅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遇取霸於一方耳安能強禪天下故唐之弱若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下之勢乎何強之過乎曰泰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於諸侯何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諸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觀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親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辨其意下聽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收也何哉夫君一臣衆大聖之君不相遷而出大英之臣則才有大聖在上則衆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義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不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取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姦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取臣之才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乎亂之變以至於僞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繼臣之姦若或過於林甫盧杞去國不亡安可得已然雖也故至賢有失道乎於時天下非其與其亡其自取之此弊乎君者也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

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為臣之為也其
叙兵曰唐杜牧當書曰河朔用兵當為文獻上
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中國制兵用將之得失
當時事機其儲蓄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牧
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大要究極當世
之務不專詠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為功此其善
也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
若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一志故計淮西青黃
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
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為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
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強凡天下諸軍
募防戍則成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
微思請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業保心苟成
夷役未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
則驍勇生於勞驍生於逸夫外所習尚皆戰場戰
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明而使之戰則
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費未嘗服甲
習射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驍驍而勢之則怨
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
外兵之強故有驍驍罕聞有驍兵今之失失於將太
輕而外兵不足以致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驍兵不
聞有驍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
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為而不為也然則為今之
計當何如曰稍革舊制大募義勇為外兵之驍俾足
以戰敵如以兵為禁軍重直將之任使專一單之事
而不得通州郡之勢勢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儻

文多不錄錄元吳范定川言為懷軟浮原長救之
源是時將到慶州遣懷軟言曰賊乘國而水其利不
在城壁而在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駐兵元平擇利而
後動懷軟不聽以敗往洮州淹延陷焉其才召武學士
阮源蓋不善謀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選不悅
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尹渚

按宋史本傳渚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
知名舉進士調正平縣主簿渚源河南府曹參軍安
國軍節度使推官知光澤縣奉詔判振寧山南東道
節度軍書記知伊洛縣有能名用大臣馬山試為館
閣校勘渚入中允充范仲淹流配粉坊朝至被召官
為勳廉沐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
則是仲淹之輩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死
卒和慈落役後為奉書記監州西稅西北入安
洙作假無成一篇以為武備不可弛故燕曰戰國
世燕最弱一漢張氏特燕長後能自固以公孫伯
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燕齊秦虎視乃斗趙雖勝
敗吳術大業淪其弱嗣燕不能如趙趙建一則燕固
不敵唐二益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後趙建是燕
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吳升勢日熾大顯世雖復
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然然止命
偏師備塞士調伐蜀伐吳秦燕不以兩河為顧是趙
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魏千悉天下銳爭方契丹不
能據其土地增兵以自衛燕趙雖是敵思其數抗
世多咎其不戰然我兵自城內顧心戰不必勝不
應則事無失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

兵為三軍於平地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退
畢者固驍兵以守之傳其兵額擊城之下乘間突擊
無不勝矣蓋其不分有六弊使敵蔽明以待敵無他
技梧一也我策則上意一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
何今以中才為主之三也夫策備北彼逐長驅無復
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處弱雖人易以干說五也
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督戰進退皆由中御
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靈易其弊是有利也勝敗
兵家常勢恐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擊之符堅淝
水苻堅淝水之戰是也則制敵在遠不在近以魏蜀
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及守兵足以敵分而帥之將得
專制就使偏師挫動他軍尚豈能擊國安哉故
師獲於外而不損不搖者善戰也昔者六國各有地
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號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
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義斬敗而久滅新造之
勢也以天下之屬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號新造
之勢徵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制士大夫謂復
謂自世不便復非甚惑不談然兵家處則已備復
世復用之費此少以悟世主故述其勝敗大意戊戌
國家制舉期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李德裕千里環重
兵以攻之運糧運糧則轉輸定客也戊戌之費亦已
甚矣西戎為遠自陽師西漢先零東漢燒當等氏
尤唐希範歷朝侵軼為國患患與師定律皆有成功
而勞弊中國東漢其費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無光
十四及段段明用裁五十四使而勞弊始盡今西北逐
原廓寧風順則裁四師裁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

原廓寧風順則裁四師裁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

二十萬畝之歲用一千石卽宣武總兵計費六千餘餉方前世故官某平世反見已窮若是疑雖有他圖不可一日緩去是十萬畝有增無損報期也國家厚民養士久懷四方之望然無水漕之運所幾致不遑渡數郡而敗不肯發帑無常給出於關中枵腹倡亂其承我德輒慨我必濟師歸饒極言於關中則未戰而西面已出可不慮哉庚申府庖丁一百人中府人下府八十八今爲部有鄭兵之制禁止糧敵郡民捐糶者不足備餉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十萬質其賦無使服以名者不易以五穀募材武者又獨其難值幸於此宗室談議頗謂登封縣志書村武者爲征伐隄止盛秋旬間當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動兵傅之盡罷京師學政慎開守帥分其統轄其分設則兵不重事任則將才庸監其行術覈其形勢務多敦立銳卒糧食無匱可窺不戰而陷兵志所謂無待其來時自有以待之其剛勝之策乎又爲述亭原注
○藩勳初以教習掌鑰客于韓廣凡獲難共九釐上之元元以大將器輕敏級爵爲經略官殊難擅舉上曰孰能爲靖師遂知用之劉平石元孫檢校朝臣以夏竦爲經略安撫使范仲淹趙鼎副之復以洙爲判司開寶以前用兵故嘗假名出處斷以重選邊及講求國政上疏論兵請便殿召對一府大臣盡過許降敕拜爲臺長軍兵官騎車地步卒又以王壽符令時諫問安守之計謀具一策令琦與洙詣關奏之帝

取攻東以沐爲某縣總理遂逃往湖州謀出吳中而仲淹拒不肯至遂州官阮福歿於好水川因發喪陳部將劉政憲等數十人趨福家赴東救未至被引去夏陳泰沐復遣兵討陳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侁得敵大軍無援而死者乃陳福使持重輕輕往問志辭絕一篇未幾韓琦知陳州徐禧往制州人加直徽猷閣

宋曰漢文帝盛德之王賈誼論當時事務劾云可爲勤勞文武帝外制四夷以強主威俗亂賊亡爲誦故子孫保有其土十餘世至二世時關東盜起是以反者聞一世絕下史或曰捕亡不盡不足憂乃陳降韓彭韓四王反起左右近臣皆憾陳數不以言聞或言賊多者輒皮詈一自日丸滅亡爲誼陳無子孫數年爲巨邑墮墮下視今日之治其義文成制四夷號稱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隆下恩孝民誠周圖於金帛至於西伯之席北有獯之軀特爾間巷盜賊之勢也西夏無期卒有弊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一時陛下宜夙夜戒懼所以處事變而塞禍源也陸下邊防事竊竊道言前世人主動勢寬大未有能遠過昔者未聞空額爲憂危亡爲懼此陸臣所以憤於此而己也何者今令敵數更遑遑通遼遼而不節此其已戒之候之下陸下所行關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殊深亡在陛下謂陳下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天命令者人主所以取

信於天下也。特民爲期不久當更旣而肯懷此命之小則不然相與藉詩以爲不亡當更旣而肯懷此命之不則謀者陛下始甚麗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臣者以信不能終賴自諱其謀以爲無益時或令數吏之士大處貫陸上下所持之中而謂之外降臣以及人及大臣皆下所恃澤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權名爲奸邪計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宦賢才者當與公議而進之何必盡封豕割雞之弊哉且使大臣之所不認爲沮彼言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乃自是以親視現之而欲資大臣之不私難比此思寵過厚之弊也夫賜子者過厚民功也此年以來積嬖及佞官太醫之屬賜子過厚民間傳言內寺金帛皆祖宗宗廟祔祭陛下用之不吝愛惜何所存無幾耳燭即知蓋於公卿而不厚臣之數似見取於民庶顯顯即知誠不可不知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便兵用度廣廢貯藏之積未必悉爲賜子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免陛下行李服或動輒往成問邊厚待王瑾以力戰數人情則無不悅事或免使人所得過厚則往往三輩皆人人所共知此賜子不節之弊也臣所謂諸三輩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決事不言以至今日方非獨四夷之萬思朝正日舞而陛下不察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固先正於內而止於外然後慮患深漸垂網紀救國圖新足土心新實邊境之患惡乎息矣惟深察秦惡恐

問堂言所以亡遠法漢王不諱危亂所以存日祗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故太常寺知澤州以右司諫知涇州兼領原路監略公事會鄭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遺劉憲通士康城洛水以通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委罷之時職已解四路而奏遷等督役如故殊不乎通人再召通不主命張忠不已卒徙涿鹿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涇州會士廉蒲閣上書訟涿路遼御史劉從就鞠不得免罪而涿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貨息錢到官亡以償涿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書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書自貸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爲涿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治瘵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爲涿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熈涿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漸開始爲古文涿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涿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嫺習其爲兵制之說遠敵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嘗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涿亦去而得瘳矣

屈英附陳公曰尹龍圖吳道進亦磨去磨朱榘水亦磨不下師魯之轍去政堂切近聞之新筆於案薦聲曰是何幸甚悲歎於廟堂治世之不幸也集相愧而衡之後致身於禍斯報於此也按聞見前錄尹師魯諱信軍節度副使移寄州監猶得英特授文正公知鄭州聞於朝乞師魯就醫於鄆仁宗許之師魯至文正日疾暫以師魯長偕師魯無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師魯遣人招之文正率往師魯幾几端坐已曠日矣文正伏而呼之師魯復問曰文正問曰何所見也師魯答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復問曰而視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材方權樞密長韓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材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材亦早死焉呼魏公者可以謂之君子矣

黃注

按歐陽修黃魯升墓誌銘子友黃君魯升其甚於州金華人後徙涇州之分學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素以家資賑撫里多聚善以招延四方之士魯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棄于少家隨州魯升從其兄茂言習書於黃氏子立諱曰觀見魯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遊笑于離心已獨善魯升後七年子與魯升皆舉進士於京師魯升得科初任興國軍水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去久兄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子謂吳茂觀之於江陵魯升顏色憔悴初不可過久而指千蠟燭相飲以道夜醉起舞歎呼大聲卒益悲鬱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子徙從德令魯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選之於鄆聞書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魯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歎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我文讀之博辨雄偉意氣奔發不可禦子又益悲鬱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鄆州九喜稱道天下士因手書魯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子亦去節後之守鄆者皆俗吏不復知魯升魯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魯升諱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蓋潘氏生四男一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日某日葬於蘇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忠世之莫吾如孰可爲其銘乎弟悲鬱升者因爲之銘曰早嘗讀魯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序之詞曰子之文章電雷雲雨而忽起止固然激浪未書不識讀數息而不已嗟夫魯升官不及卒不覺不驚鬱產埋藏孰知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故徒爲魯升而悲

黃元

按宋史文苑傳元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魯氏顯於懷州而公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薦翰林學士卒得象得象之遺孀以詩贈盧士林通遇大徵實時子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池元作詩數百言以率士人爭傳之爲人作像不飾小節於人野事如不能言然嗜學強記爲文詞皆偉卒

鄉人類其文爲十二卷就東漢集

黃鑑

按宋史文苑傳鑑字唐卿與元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監判官爲國子監直講同郡楊億尤善其文詞延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爲國史院編修官書詔館閣官後爲賞花而臺特預名國史成擇直集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楊燁

按宋史文苑傳燁字公澄章安人也舉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陽修稱其詩蘇軾知杭州燁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多平生爲詩數千篇後知書州卒按臨海縣志宋楊燁字公濟慶曆六年進士善詩生平所爲數千百首和密二州推官通判杭州嘗作錢塘百詠詩時蘇子瞻知杭州與唱酬歐陽修讀其集有詩云蘇梅入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臥讀楊燁一千首乞葉秋月與秋風王安石有答公濟書曰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願造所聞其見重於名輩如此後知壽州提點刑獄錢卒所著有章安集

顏太初

按宋史文苑傳太初字醇之益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有奇才慷慨好義爲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爲州衛真令蒙德潤爲吏誣搆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寃覽者壯之文宣公孔聖躬卒無子除繫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酉向拜扁鵲曰不救亡師也帝爲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詩希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齊齊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

人范應石延年劉潛之徒最豪放劉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過黨詩孔道補保孫之太初中進士後爲國縣尉因事忤轉運使殺去久之補閣中主簿時范諷以罪貶同輩官生斥齊與道輔爲太初上其書所爲詩名試中書言者以爲此嘲議之辭遂報改歸官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事志死守職之補諷具子以罪發狂亦死父子爲書僧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爲直電太初因事至同州韓武父子蘇舜欽表其事於臺左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南京園子監說書卒著詩號涇南子所居在鼎釋南山之間號覺得處士有集十卷浮腫聯英二十卷子復嘉祐中本郡教選至京師召試舍人院爲奉議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七十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八

宋八

梅堯臣

江休復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黃序

楊奐

蘇冠卿

狄遵度

周堯卿

謝伯初

張景

柳耆

張在

黃晦

史煥

鄭穀

李淑

管師復

丘濬

宋咸

詹唐

郭伯

蔡仲舒

單錫

單錫

潘邠老

詹高

林通

方仲謀

李綱

姚闡

廖剛

計有功

謝景初

曾朝陽

吳師正

于燕

金君卿

李達交

章昌

吳穆

慎伯筠

王鴻

李祥

王奇

蘇適

趙師氏

張洞

王觀

施昌言

徐無黨

黃愚

張亞卿

田開

蔡元達

何涉

黃通

宗真

宗真

文學典第七十卷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八

宋八

梅堯臣

按宋史文苑傳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待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詔薦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獎賞之爲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爲詩友自以爲不及堯臣益刻厲情思苦學蘇是知名

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爲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世以爲知言歷典與縣令知建德軍城縣監湖州稅食書武武鎮安判官監主簿會大臣薦爲宜在館閣名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學選尚書都官員外郎諡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又書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苑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遊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諫明親制詩於詩晚金丁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按歐陽修梅堯臣墓誌銘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會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嗚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卒未嘗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市哭如前日多爲其尤親且舊者相與哭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贈恤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數其城南鄉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城隍雙谿山聖會子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顯能詩而堯臣父詢以仕顯至聖會也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史皆能道其名氏雖善惡人不能知詩者蓋也以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會詩遂行天下其初意爲清憂閒肆平淡久則漸激遂間亦承刻以出言巧然

氣元氣。老若以易其應於人者多故辭解一體至於能章句可動非諸子就詩人者皆固而依於此者爲人仁厚易爲末著作於物至其詞愈絕憤南宮國策談一發於詩然用以爲嘲而不惹怒謂生出身雖微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鼎等賜進士出身他初在河南王康公其文獻曰二十五年無此作矣其後大元慶萬安在館閣官一名試制言以言朝日梅某經行修明顯得留與國子監諸生年冬終於太師御史中丞程瑤万乃得國子監直學士兼知樞密院事以爲雅馴以歌賦花言乃爲國子監同舍郎兼樂業以爲難題惟梅某宜官又不報舉學士初以從父隱居太師嘗都察制城河南河陽二縣主簿以典興典知建德興又切實裁減鄧州糧監舊有司三鎮安兩軍節度使其所置庫載二十一卷六卷多種史記闕疑乃命儒諱唐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一有九曾祖諱遠祖曰仙遊縣太君陳氏太平中舍孫仕九職官外郎曾妻其母所產莊載二十刁氏封奉朝郎男第五人曰增曰暉曰觀一日早壬午女一人長盛太尉當歸薛通尚幼孫季學長於永氏詩爲傳二十卷其父世四十九卷孫孫子三十載余讀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者非詩人能窮人始窮者不達也聖念以知言銘曰不感其窮不困其志不廢於艱不履於危其和乎以成厥聲飛越蓬藋鍾靈以驚乃揚其清以播其美以成其名以告詠矣

按盧谷聞抄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值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書也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孫孫布衣矣妻曰君於仕官異謁願上竹竿耶聞者皆謂確對

按（一）詩話錄云：瞻學士屬人乞書於清江監署時，南齊人所畫集中未見其文，遂成梅妻命書，蓋西人詩在是卷中，中未爲題，皆名重天下，篇一沫，傳流於世，然西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尤知，如妻命書之因，可見遠來者舊，舊一張乃黃眉，三千言，而所斷已今，百五十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是以市者更爲珍重，物與余家之寶玩也。

除梅妻命書外，又有人梅閣夫人也，是景初初授梅副使，梅夫人入謝，惠宮二夫人問夫，誰是子，對曰梅閣夫人也，夫也，後曰是梅妻命書十人，由是始知聖命名聞於京華也，聖命在時家甚貧，余改至，其家然否，雖不爲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事者，以金幣之，非常人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篇有者名重於時，如此。

休復

按宋史文苑傳休復字鄭旼開封陳留人少學博博覽爲文淳雅尤善於詩喜奏美飲過不以聲利爲意嘗讀進士起家爲桂陽監監山尉嗣擢之官不幾被劾謫還進士求道家人求得之舉書校梓學政大理寺丞謫書院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爲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軾欽游生預進奉院祠神會洛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遷判睦州徙廣州復集賢校理判吏

部南曹之聞鼓院爲臺較判官出卽同州提點陝西
路州獄人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孳還尚書府
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飾事嫻姑如母所
與游卽一休休後爲政簡易善著神告一篇言皇朝
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
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虞十五卷春秋
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章陸之

學士史公放散爲一病僧長於藏誦初由伯父得某陳
爲禪書有後書曰僧長於藏誦逾十年瘧疾去未嘗復
良方止得美衣在位似嫌肥之乃上書請時政凡萬
餘言不報一時憂鬱漸劇期服游滄江灌園犯艱
苦沒法以養其志自悔人朝之任不應也其兄挾
之知旨以經其手奉奏懇請以戴殿臣之贊流下
訴於時憲某真蹟事入不得直望之詎不見已登十
條上矣獄數年思還家太常阮脫冠乞寬假如初
望之遂復仕世恩遷太常大祝大理評事翰林學
士歲陽修撰尋知制誥與李劉觀等同薦其才林
相款稱用之除京官尋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
嘉陵府至是命召見因對談以刀戟難示致托望之
署教臣七篇賜修禮魏樂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
明統編江南人今規者謬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
皆出於佛書之記謂者謬論不一其議多與過人
人看者北游錄南遊略補遺二篇載東吳楊象昇
亦疎處無所不著有歌詩雜文自編集爲三千卷

王遵

按宋史文苑傳達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嚴仕唐爲鹽運使史遺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嚴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遠一日行密大會於空石室訪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嚴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仕無顯者至達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去教蘇州學者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爲國子監直講兼龍圖郡王宅教授李瑋從事之甚謹岐園公王既降瑋爲達運官且有命達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達爲人樂易爲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善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唐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應輝

按宋史文苑傳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誦誦琅琅甚器之與黃庠楊真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爲舉官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懷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懷母之不得祔盜母之喪面問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啜血而卒詔贈其家

黃庠

按宋史孫唐卿傳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強記遊敏進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總領部爲第一比引試舉殿殿以疾不時入天子遣內侍即邸

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桂文傳顯天下聞於外夷近世布衣卒比也歸江南五十年以病卒

楊寬

按宋史孫唐卿傳真字善賢祭之弟少有傳才慶曆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簿書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賜軒封見喜勳於已謂韓公曰楊寬也遂擢第一公卿稱寬爲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未至官持母喪病卒特詔贈恤其家先是其友姜夔作龍首山人真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黃冠卿

按宋史本傳冠卿字長壽歙州新安人五世祖薛道楊行密敗秦就同政先生薄履卿冠卿舉進士授惠州軍事推官楊億愛其文章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籍遷大理寺丞爲集賢校理通判新州半嘗校十代興亡論謬誤落職再遷太常博士復集賢校理言天下句案似難容校並覆而從流不緊獄者退不以聞非所以恤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容校罪自推以上雖不繫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歷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初翰林侍講學士馮元修大樂命冠卿檢閱事連又頂張昇祐廣樂記特遷判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禮院科察制獄奉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人君貴殿所著新集樂司極清麗因自擊鼓殿飲命冠卿賦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選復書司禮判院

入翰林爲學士母亡起復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學士冠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風一日晏勞上前帝問冠卿喪哀痛甚冠卿退即焚中湯齊未幾告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官州初世卿監運使舍掘地得古碑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復靈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太丞相議又云水龍夜就父雖疑其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新集卷十卷

伏道卿

按宋史伏道卿字長沙人子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爲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聽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爲以父任爲襄陽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思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問文除侍御制裝贊公傳人各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讀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詞世所未見詩及覺錄記十餘字適度足成之爲佳城益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周克勤

按宋史儒林傳克勤字子進通州未明人警悟強記以行知名高聖年舉進士歷遷學州司理學軍桂州司儀知安寧寧化縣遷縣尉復補統州境有祿利而私苗者無就請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今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茲至縣以所聞屬之後通判懷州移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克勤可爲節表未及用以慶曆九年卒年五十一始喪

卽年十二喪父憂戚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
傷其意母知而罪之謂夫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
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闥三年靡嘗枕塊
華疾痛不欲酒食肉既葬趨焉百數衛士樂體上人
以爲孝感所致其於昆弟九兄及愛又爲人節重不
校有愧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居官疎離必以周
宗族朋友屬而後已爲學不專於傳注間辨思索以
通爲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詳以孔子所
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義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
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
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
其學春秋由左氏氏之說得經之所以尊者至三傳
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一執耶讀莊周
孟子之書曰則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
釋於聖人孟軻是已正善言性未至於盡己之性能
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
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予實所以不可得而問也昔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顓孫善言德行孔子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
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論說若是有詩春秋說各
三千卷文集二十卷七十論鼎州司理參軍洵州
歸安主簿益謙謹識說

陳伯初

按石詩知詩諸人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
間以林氏名愈與伯初時景山方爲許州法曹以長
韻見寄感多佳句有云長官彩色江波綠學士文章

蜀錦張舍公參軍春思亂如雲曰變時勢愁送春
董景山時有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香如亂雲之
句故舍公以此戲之毛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
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
學飛之韻皆無愧於唐諸賢但仕宦不偶終以困窮
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末亦流落不知所存其
寄舍公詩於此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
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作險
似疊嶂滿峽後聲斷旅腸萬里可堪人語官經年惡
似養城滿長官彩色江波綠學士文章蜀錦張異城
化爲儒雅推遺民爭議校錢郎如夢得多少景清
似安仁仁人得下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
興辭應待修宮史陳草堂來集呈義吳謂明時暫還
謫使將親足濯清涼

張敬

按湘山野錄張路之景以古學尚氣表走阿衡與異
州一快小游後復者不軌事敗京亦連獲捕之甚急
遂改姓名李田遁風四海所至即題曰我非東方兒
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
蓋景嘗撰河東柳先生集序跋題曰一氣萬物之母
也世蓋知之景所以題題者亦欲專於知己簡寂觀
道士陳惠常奉章能游詩於其景景以李田姓名
謂之東來一章以快休古陳詩之一夕天虛夜清冠
簡稱俗曰初夜抱章僧伏於露地後夜方起忽驚
之曰陰雲之事爾爾而取之文人問乎吾上及三清下
連九幽閱籍無李田者之歎陰曰無休微矣景終
於一散官書不五十五陳惠常奉章知判而警其遺解

爲許於龍山修館在荆江之流松栢桑田子孫渴
家蓋以龍山修館佐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
陸陸三十卷行於世

柳永

按避暑錄語永字耆卿爲舉子時多游樂邪善爲歌
辭坊樂工每得新聲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於是
聲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爲睦州推官初任官屬卑
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與監司連屬之物議
喧甚及代還至登有請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始初
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爲上元縣有樂
府兩篇神仙製國四部註之句傳華中多稱之後
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葉樂辭以獻詔不稱官仁宗
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爲他文辭而
偶先以是得名始爲已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
改揮衡不可不慎矣自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
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官
田員外郎死旅瑯州僧寺王和甫爲守時求其後
不得乃爲出錢葬之

按西燕燕錄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少有俊才
尤精樂章後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進士
內都知史甚愛其才而柳其意則會教坊進新曲
醉葉樂時同天章奏老人星見史乘機薦之仁宗大
悅

按後山詩話柳三變游東都南都一暮作新樂府
號從俗人下詠之遂傳其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內
使侍伶歌之再三變聞之仁宗問柳號其詞何因
官連後復官且求其助仁宗因而覽之自是不復取其

詞英會政宮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按書城錄柳三變既以詞件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操語政府晏公曰賢役作曲子三變曰祇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雖祇作曲子不會造絲線帽拈伴伊生細選

按福建通志柳永字耆卿崇安人景祐進士博學能文仁宗選長太史老人星見水為醉蓬萊詞以獻大臣薦之仁宗曰此人工於填詞豈可令之仕官永聞遂自稱奉旨填詞幸於東園范鎮見其詞賞歎曰仁宗四十年太平鎮在翰苑不能出一語歌詠乃於者卿見之

張在

按通水燕談錄青州市本張在少能文尤精詩奇麗不遇老死堪居唐題興德寺老柏院詩云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詩芳日幾同唯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大為人傳誦文潞公皇祐中領青詣老柏樹訪在所題字已漫滅公惜其不傳為大字書於東廊之壁後三十餘年當元豐辛亥東平畢仲甫將就見公於洛下公誦其詩囑畢往觀畢至青訪其故處壁已圯毀不可得為刻於天宮石柱又刻其政所題之處

按青州府志張在齊梁曰畢仲甫字洛謫文潞公曰青州富庶地宜牡丹春時遊樂之盛不減洛陽古今人作者甚多而市本張在一絕最為可愛其時曰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復同惟有觀中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文公為刻老柏院壁下老柏

院在府城西北隅今故址亦不復存矣在蓋宋之能詩者

黃師

按通水燕談錄建安黃師履屢中進京師高文若李為世稱重者書數萬言自號黃師子負有守不干科舉而貌貌氣不不自修飾行守道太學生員厚禮聘聘為學正踰垣避之故歐文忠公詩曰黃師聘黃師雖驚走鄰家近臣交章薦其道義詔受京官為國子司業拜命數月暴卒惜也

史始

按四川通志老婦眉山人博古能文蘇軾兄弟以師事之著通鑑釋文三十卷

楊備

按蘇州府志楊備天聖中知長溪縣參作詩云月俸缺錢數甚微不知從官幾時歸東風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釣機意甚真之明道初改知華亭丁丙艱遂家於吳樂風俗之美因悟夢中語書教白居易燈作結慕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每題著釋其事官至郎中

李淑

按江南通志淑字獻臣若谷子年十二異宗幸嘉慶文行在異宗奇之命展詩題童子出身試賦書有校書郎選舉之授館閣校勘後復真宗實錄為檢討官書成改國史院編修官召試進士及第歷官翰林學士卒贈尚書右丞淑嘗教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治舉帝多諮詢作詩命為詩所稱

鄭敏

按江南通志李天休吳縣人散少孤家京都師事楊億以屬辭知名後復還吳德卒賓客弟子散去億乃倍道會葬吳天聖二年進士與兄戴齊名官至宣徽北院使卒贈太尉諡文獻弟戴齊名官進士原官刑部侍郎贈錢貲元元年進士太子中舍人

丘清

按江南通志清字天聖中進士為句容令歷官至殿中丞多官禮書上威事百結往往判議諸貴執政請諡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師諫哭市其斯人之徒歟

管師復

按浙江通志師復龍泉人從胡安定學有盛名隱居不仕仁宗召至問曰卿詩所得如何對曰滿榻白雲耕不破一潭明月釣無痕處臣所得也賜爵不受歸人稱臥雲先生有集行於世

詹阜

按福建通志詹字周文崇安人祥符進士官至三門白波論運判署姑中進君臣龜鑑六十卷賜詔褒諭

宋咸

按福建通志咸字貫之建陽人天聖進士累官紹州守有治聲以饒勇功轉職方員外郎至都官郎中者書其官職修舊歌贊之

唐希

按紹興府志唐字祖之山陰人唐觀察使於之後少貧苦學得觀手錄之過而不忘都從事魏忠堅問士也謂唐曰今十多不讀書唐曰幸公任意以凡上書今唐一讀之如何庭堅以一帙問乃文選頭陀